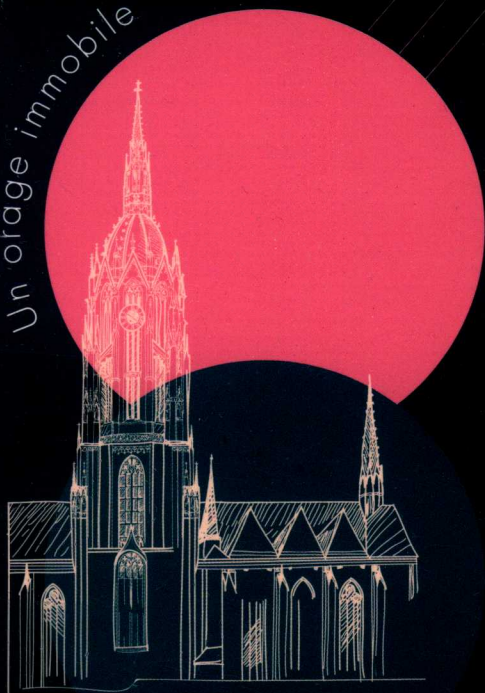


Françoise  
Sagan

Un orage immobile



# 平静的风暴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法] 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李焰明 译

Françoise  
Sagan

Un orage immobile

平静的风暴

[法] 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李焰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1563

Françoise Sagan

**Un orage immobile**

© Editions Stock, 2010.

The first edition of this work was published  
in 1983 by Editions Julliard et Jean-Jacques Pauver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静的风暴 / (法) 弗朗索瓦丝·萨冈著; 李焰明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萨冈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4675-8

I. ①平… II. ①弗… 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法  
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3685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何炜宏 郁梦非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5  
网 址 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86 千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25  
版 次 201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675-8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献给佩吉·罗奇

如果某天哪位读者看到这些文字（假如出于作者盲目的虚荣心或纯属偶然，我没有把这些文字销毁的话），那他首先要知道我之所以开始讲述一八三二年夏天及随后那几年发生的事情，并非是要把这段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而仅仅是回忆那段往事。他尤其必须知道，对参加过法国大革命的人，不管是刽子手还是受害者，或者像我这样无能的见证人，我寄希望于他们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忘却。永远忘却，彻底忘却，这种忘却很沉重，就像在这个可爱的阿基坦地区度过的第一个夏天那么难以忍受，那年夏天气候极其恶劣。

我老了，不可能理所当然地再去爱什么人。要是我像许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那样，说我对自己的状态很满意，你一定不信。唉，那你就错了。因为几年后，当人们将我的躯体埋进内萨克<sup>①</sup>小公墓的雪

---

<sup>①</sup> 内萨克 (Nersac)，法国西南部地区夏朗德省的一个市镇。

松下时候，就在一个好心人为我的死悲痛的时候，有个坏蛋却在那儿幸灾乐祸，可他也是白高兴。他看到的是我行将就木的尸体。我死了已经有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我只是逃离了那些灼热的夏天而已。

一八三二年，我三十二岁。岁数不小，但还是个年轻人，并且幼稚无知。我那时单身，继承了外省最好的一个公证人的职位，这么说来我是一个很好的婚姻对象，甚至可以说是个漂亮的男子，如果大家看重的不是我的风度而是我的身体的话。在别人看来，我的头发长得很低，额头的高度适中，一双猎狗的眼睛总是带着傲慢的神情，嘴很端正，翘下巴，长而尖，宽厚的肩膀，我的身体强壮，肉红色的肌肤便是证明。唯一让我没有自信的是，我的手很长，手指纤细，总是受到女人的赞美。女人……在巴黎当学生那会儿，我曾愚蠢地爱上了一个名叫西尔塞的外省姑娘而不能自拔，当然她现在已经是老太婆了，此外，我与几个令人失望的妻子有过短暂的爱情，还低三下四地对几个年轻姑娘献殷勤，以为不久就会娶上她们，从她们那儿我总算知道女人是什么。我真心爱过的女人是一个名叫埃莉萨的

姑娘。她是我母亲的贴身女仆，但是，经历了一年惊慌不安的爱情后，埃莉萨不顾我的乞求，毅然离开了我，一桩或许不该发生的丑闻就这样避免了。在这么多女人中，唯有埃莉萨爱过我，虽然不是全心全意却让我感受到了爱情的温暖。但只是一点点温暖而已。我的余生不是被爱情弄得神魂颠倒，就是灰心丧气，我想这恐怕不仅仅是我这个年轻人，也是我同时代、同一阶层的外省单身男子的共同遭际吧。

一八三二年，昂古莱姆<sup>①</sup>理所应当有了自己的小集团，并且理所应当是由绰号为“铁嘴”的省长夫人阿泰米斯·奥贝克迅速弄起来的，这位省长夫人曾一度燃起我的激情，此情居然持续了十八个月之久。这个女妖个头很高，身材苗条，满头金发，嗓门尖，并且已上了年纪。现在，有时我还为自己觉得她那么有魅力而愤愤不已。应该说那时我才二十岁，头脑发热在情理之中，想到这场爱情，我至今仍感到羞愧。还有，别人都没有像我这样因为

---

① 昂古莱姆 (Angoulême)，法国西南部城市。

她的十全十美而备受煎熬。阿泰米斯因其私人财富（有人说是利用她父亲的职权从移民那儿掠夺来的）让她的丈夫和求爱者们对她百依百顺，同时也让他们尽享奢华的生活。因此，十年来，她统治期间尽是舞会、诗歌朗诵会、野餐、精美的夜宵，等等。未受她的邀请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而不按时赴约则被视为大逆不道。正如有人常常忘了接见日，有时她也借机疏忽一些邀请：这会在整整一个季度里引起轰动。

我这么严厉地说一个女人，而且是我曾经爱过一年半的女人，大家一定觉得奇怪，但她就是这种人。你确实必须十分年轻才会因为别的男人而摆脱对一个女的幻想，你确实必须头脑十分清醒，这样，女人无需借助任何外力独自一人就能摧毁你的心。为此，你甚至必须不抱任何幻想，然后忧伤而羞愧地死去。

但我迷失了。此刻是一八三二年春，我们在昂古莱姆。尽管发生了一些社会动乱，路易·菲利普仍然统治着法国，富人还是富人，穷人依旧是穷人，资产阶级很满意，这是这个国家唯一的政治晴雨表。阿基坦地区晴空万里……必须对阿基坦有所了解才能欣赏这个故事。我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幻想着一位读者，一位完美、愉快的读者，他当是个轻信的人，立即被我的散文感染而振奋起来。嘲弄在等着我，管他呢！我有什么比注视我的手更重要的事呢？瞧，我的手依然那么漂亮，只是现在青筋暴起，像一根根绳索，我的手往一个蓝色小符号上添了一个蓝色小符号，从雪白的墨水瓶里出来的深蓝色墨水被扔在这厚厚的纸上，而这纸也极白，像覆盖着一层面粉。我起草最无足轻重的公证书时从未有这种体会：因为这里需要某种东西，就像作家

写作时需要一段神奇的童年……或许在所有这些无用的符号里，是他们所从事的毫无价值的事业。反正在我看来，我自己的状况就是这样，这再清楚不过了。我家，农民称之为“城堡”，贵族称之为“府邸”，资产阶级则按他们实用第一的语言称其为“住所”，我家顶层的窗户正对着夏朗德省的一个风景区，那是一片广袤的矮山丘，像是陷入了翠绿的原野，平原上有一块块由桦树围着的金色农田，一条平静的小河将平原一分为二。一望无际的天空向远处延伸，落日时分能看见西边的天空布满云彩，有玫瑰色、白色、蓝色和鲜红色，那是些圆形的盘旋云彩，它们不会如何削弱这片天空对我们这块土地从未间断的占有行为，天空绵延在我们的草地上方，笼罩着我们的教堂、小镇，在我们地区上空铺起了床，从一个地平线伸展到另一个地平线，一天又一天，连一根麦穗、一株草都不放过。如果说这里的天空与别处不同，那是因为在这里，天空更近，太阳更直接，夜晚更黑，风更肆虐，冬天更萧条。这里的房屋都是圆形的，但并不臃肿，一般来说都很漂亮，不是灰色的就是白色的，带着某种派头，更

确切地说它们都有一个别致的门，从而区别于博斯鼓凸的方形屋，也与南方玫瑰色的更高更窄的房子不同。这里，人们相互依赖，形成独特的风俗。热情好客却不过分亲热，诚实却不严肃，快乐而不放荡。总之，这儿的人都为自己的邻居而自豪。

说到这个，一八三二年，最让我们昂古莱姆人和圣东日人感到骄傲的一个女人来到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回到了我们身边。她不是假巴黎人或怪癖的外地人，而是我们这地方的人，一个接受我们的教育、按我们的风俗和习性培养的女人，这女人是法国人，这自然不必说，但她首先是我们省的人。她叫弗洛拉，弗洛拉·德·马尔热拉斯。雅尔纳克<sup>①</sup>的一个小小的旧贵族，其城堡如当地贵族说的那样四十年间几乎无人照管。马尔热拉斯夫妇是最后离开我们地区的人，他们得知在法国人们不再砍贵族的头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的独生女，她是在流放期间的一八〇五年出生的，后来，女儿结婚，接着又成了寡妇，父母见她很伤心，曾想带她回老家；他们贱

---

① 雅尔纳克 (Jarnac)，夏朗德省的一个市镇。

卖了在英国的土地，后来又在那儿离世，女儿回来了。总之，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完全忘记了他们，也从未听人谈起过弗洛拉·德·马尔热拉斯。

她是春天来的，之前在巴黎住了两年。她在那儿学习了一口流利的法文，不过带有一点英国口音。她是从首都巴黎这个最具魅力也最危险的地方开始了解法国的。巴黎也是更令人振奋的地方，毕竟弗洛拉在伦敦成了寡妇，她要是继续待在那儿，很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婚。而在巴黎，来的时候是寡妇，很快就成了待嫁的少妇。她独居了两年，拒绝了好几个人的求爱，她似乎不愿脱去寡妇的身份，尽管这让她感到很不舒服。有些女人生来就是寡妇的命，有孩子却没了丈夫，正如有些女人生来就注定一辈子都是老姑娘，而有些女人是做妻子的料，还有些女人只配做情妇。显然，弗洛拉·德·马尔热拉斯属于后两类。她生来是为了与男人一起生活，但这个男人必须爱她，给她一个舒适的家。她的第一任丈夫德斯蒙德·奈特就是这样的男人，五年的婚姻生活中，他对她关爱备至，她坦然受之并毫无保留地以全部的爱回报了他。他们相爱，相知，彼

此信任，身体、心灵和大脑处于和谐的状态。当德斯蒙德的马独自回到马厩时，就像连载小说中写的那样，弗洛拉只有二十四岁。她来到昂古莱姆的时候二十六岁。一八三五年夏末，准确地说，九月二十三日，她已经三十岁了，不过这个年龄对谁都不再重要，对她也一样。甚至对我这个公证员来说也无关紧要，我属于法律界人士，主要工作就是证明日期的准确性，为这个世界的财产所有证盖上合法的章，将每人对权力和义务的陈述变成铁的事实。而一八三五年夏末，我发现我的登记册里没有记录任何我死后还可以流传的东西，或者能留给我的侄孙及最初几任文书的孙辈们的东西。我好像只写了一些乱七八糟、平淡无奇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毫无趣味，并且与事实相差甚远，就像我的顾客一点都不了解我内心的骚乱一样，这些文字既不能向他们保证任何事情，也无法向他们提供合法或不合理的证据。一无所能，除了承诺他们有朝一日也会像我这样满嘴都是烟味，从早晨醒来一直持续到深夜。我希望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境况，我希望人人都有这种体验。睡意……可悲而又幸运的睡意，我只

喜欢你，渴望你，要你，整个夜晚，我好像从不曾爱过女人或对一个女人产生过欲望。当然，除了弗洛拉以外。一个男人如果不愿为弗洛拉的幸福去做一切，他就算不上是个男人。而一个男人如果不曾为使她重新获得幸福而去做一切，也不配男人的称号，特别是这个女人是因为他不在身边而不再感到幸福。

一八三二年四月十日，没有任何人在雅尔纳克城的街头巷尾见过或遇上弗洛拉·德·马尔热拉斯，但她给我，也给其他不少人寄了邀请信，信上盖的章让我那衰退的记忆想起一件事。马尔热拉斯家族的纹章是一头站立的狮子，背景是变幻不定的天空下的一片麦田，题铭深奥难懂：“善或恶”<sup>①</sup>。我大概是在公证人事务所的档案室里见到这个纹章的，我好像突然又看见一辆四轮双座的篷盖马车在战火中飞奔而去，车上坐着小小的子爵夫人和小小的子爵，他们离开了马尔热拉斯城堡，离我的事务所大约五里地远。后来我想起那时我不过三十岁，法国大革命的美景可能来自我的教女的历史笔记。根据这封请帖，德斯蒙德·奈特夫人，也就是德斯蒙德·奈

---

<sup>①</sup> 原文为拉丁语：Virtus sive malus.

特大人的遗孀，要开放马尔热拉斯家位于雅尔纳克城的庄园，还说很高兴在那儿接待我以及“她没有机会和荣幸更早结交的所有朋友”。她在邀请人一栏还写上了她父母的姓名奥东·德·马尔热拉斯和布朗什·德·马尔热拉斯，他们两年前在诺福克<sup>①</sup>去世了，只要我稍微相信一点冥世，他们准会为我的到来高兴的。弗洛拉的父母是表兄妹，青梅竹马，最终结成伴侣，血亲关系似乎并没有带来什么恶果。只不过弗洛拉是马尔热拉斯夫人第十一次怀孕才留下的孩子，母亲的身体因多次流产而彻底垮了，让弗洛拉伤心的是，母亲去世不久父亲便离世。这双重打击是紧接着丈夫的突然去世而降临的，弗洛拉于是决定离开英国，来到她不熟悉的法国，来到这个她几乎一无所知的外省，在这里她只知道几个可靠、忠诚到盲目崇拜地步的佃农，多亏了他们，父亲的城堡才得以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总之，昂古莱姆及附近所有人都突然得知有一个跟城堡一样名字的马尔热拉斯小姐，还听说这位小姐是个寡妇，

---

<sup>①</sup> 诺福克 (Norfolk)，英格兰东部的一个郡。

很有钱，就要来我们这儿定居了。有些人自以为比别人知道的多，但说的都跟事实不符，纯属编造，完全是冬末时节外省人因霜冻待在家中，无聊时胡思乱想的产物，这里略而不提。至于我，因我祖父是马尔热拉斯家的公证员，我收到另一份请帖，她非常有礼貌地问我是否可以从下周起探访城堡。

于是，我在一八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去了城堡。我现在还保存着当时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一行字，出自我那只年轻男子的手：三点钟马尔热拉斯。中间没有标点符号，就像这样：“三点钟马尔热拉斯”。啊，不，命运并不总是利用预言者让人知道它的诡计，或者预言命运的人已经厌倦了，不愿再对我们这些迟钝、将死的可怜人使任何眼色……尽管如此，那天我还是骑着那匹漂亮的栗色马欢快地向马尔热拉斯家走去，那是个大晴天，城堡前的那片树林散发着铃兰的香味，草地生出一片绿绿的嫩草。春天的阳光下，被杨树环抱着 of 古典式圆形城堡在我看来那么可爱，黑白两匹骏马在草地上嬉戏着；它们是那么黑，那么白，我的双眼紧盯着看了一会儿，就在这时，弗洛拉·德·马尔热拉斯出现在城堡门